

|天
Borderless
|下

風骨

新舊時代的
政法學人

陳夏紅 著



風骨



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 / 陈夏红著.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18-8157-1

I. ①风… II. ①陈… III. ①法律工作者—列传—中国—现代 IV. ①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8690号

风骨
——**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
陈夏红 著

责任编辑 高 山 黄倩倩
装帧设计 马 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A5
版本 2016年7月第1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印张 14.625 **字数** 354千
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7-5118-8157-1 **定价:** 59.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献给母校法大

序

翻开手边的这本陈夏红的新著《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映入眼帘的都是我所知道的人物，有的还能清晰地辨认他们的相貌、音容、举止，有的连他们的相貌都记不清了。

现在年轻的法学工作者称呼我们年老的学者为“老”，“新”和“老”的关系，只体现了年龄的差距，“老”可能还跟尊敬有关。但我们年轻的时候，正值新中国建立之际，我们被称为“新”，而年老的学者被称为“旧”，“新”和“旧”的关系，所体现的是时代的不同：“新”代表的是新中国，“旧”代表的是旧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旧法”尤其带有歧视性质，旧法学者在新中国根本登不上讲台。记得我们当初出国到苏联学习法律时，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带旧法书籍。我们学的是“革命”的法律，与旧法完全无关，学完苏联的法律后才恍然大悟，苏联的民法与民国时期的民法，都源自于德国民法。

我们也曾以“新”骄傲自居,轻视那些“不能上讲台”的旧法教授。我们读完这本书后可以看到,哪一位民国时期的法学教授不是清华、北大等著名院校毕业,又在美、英、德、法、日等国家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学位,又有丰富教学和社会实践的精英人才!

法律的继受性在今天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在1957年反“右”时,这是一条界限,它是打成“右派”的一个标准。说法律有继受性,就是认为旧法有继受性,而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明讲了“废除六法全书”,你现在讲“继受性”,那不是“为旧法招魂”吗?其实,法律是理念,是制度,是方法,也是一种文化,这四者不可或缺。我们废除的“六法”,仅仅是指制度上的“六法”,而且制度上的“六法”也不可能全废除,婚姻、家庭、契约、财产仍然有继受性,至于法律作为一种理念,作为一种方法,尤其作为一种文化,它的继受性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知识分子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学有专长,学有新用,很在意他的专长能否有用,所以“弃”和“用”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能否被社会所承认。以我本人的经历而言,27岁被“弃”,49岁被“用”,二十二年期间自己的专业所长没有得到发挥,简括来说,可以说“三十而弃”,“五十而用”,这被弃的滋味是刻骨铭心的。陈夏红书中所提到的十位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也都遭到“弃”,都曾遭到旧法的“弃”,也有几位更遭到我那种反“右”时期的“弃”。他们有些是“四十而弃”,有些是“五十而弃”。我不知道“五十而用”比起“五十而弃”,哪一个心情更忧郁?但可以肯定二者心中都受到了创伤!旧法的创伤和反“右”的创伤,在这十位旧时代政法学者的人生旅程中是明显可见的。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可能再见到这两种创伤,但让读者重新回忆下一百年前民国初建时期那些以政治法律为专业的知识分子,力图以法振兴国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是很有好处的。

我在主编《20世纪著名法律学者》这本书的时候说过,20世纪有一

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半是中华民国或更早。民国时期的法律人才总数虽然不多,但精英却不少,把这些埋没的精英传记整理出来,那就是很大的贡献,陈夏红就是开拓这片处女地的先锋,我希望他在挖掘北京政法学院的十位老教授的传记后,能再去挖掘更多民国时期的法律学者贡献给读者。是为序。

江平
2015年1月9日

目 录

- 001 **功过是非,留待来者评说——钱端升的人生路**
- 002 亲历“三·一八惨案”
- 003 学高为范
- 004 “代表一个时代的专著”
- 007 《法国的政府》的变与未变
- 010 “国体攸关”
- 011 铁骨钱端升
- 014 迎接解放
- 015 钱端升在新中国
- 016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 018 揭批汤用彤、蔡元培
- 020 组建北京政法学院
- 022 1954 年宪法法律顾问
- 022 “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
- 023 钱端升在 1957 年

- 025 “批评‘三害’”
- 030 钱端升为什么被划为“右派”？
- 031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
- 032 “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 036 钱端升：“我的罪行”
- 041 “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
- 044 一件“值得一提却又令人痛惜”的事
- 046 最尊重周恩来
- 048 晚年钱端升

054 **躲进红学成一统——吴恩裕的涅槃**

- 054 从吴恩裕的红学贡献说起
- 055 早年吴恩裕
- 056 就读东北大学
- 057 在清华延期毕业
- 059 东北行健学会
- 061 吴恩裕与张东荪
- 063 考试插曲
- 064 在英国
- 069 在重庆
- 071 中华文化服务社的一段经历
- 071 执教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
- 072 执教北大
- 073 内战中的东北行
- 074 与学生的交往
- 075 吴恩裕的“旧学”
- 077 走进新时代

078	北京政法学院
080	呕心沥血的《历代西方政治论著选读》
081	新时代的学术
083	“比国民党时代还苦闷”
086	不自信的年代
086	躲进红学成一统
090	吴世昌与吴恩裕的交往
092	吴恩裕的红学贡献
094	吴恩裕专案组
097	“哭君归去太匆忙”
101	为学当如严景耀——严景耀和他的犯罪学世界
101	家世
102	在燕京
102	志愿犯人严景耀
104	研究生阶段
106	从北平到南京
107	游学美国
108	苏联研究会
111	南下
112	被提名上海工部局监狱副典狱长
114	助理典狱长严景耀
118	离职
120	监狱外的活动
121	社会科学讲习所
124	“越粤人才夸璧合”
125	供职新华银行

126	筹建民主促进会
127	燕大教授
130	燕园解放
132	见到毛泽东
134	严景耀与林寿晋
135	忠诚老实运动
136	筹建北京政法学院
140	恢复社会学的尝试
141	义助郭云观
142	“这些日子少出门为妙”
148	反“右”之后
150	解冻
152	卿本佳人，缘何从政——雷洁琼的人生路
152	雷氏家族
154	在美国
154	执教燕京
157	“一二·九运动”
160	在江西
165	政治讲习院
168	在上海
172	成立民主促进会
173	下关事件
179	重回燕京
180	走向解放
182	燕大往何处去？
183	雷洁琼、严景耀与吴晗

184	新中国成立后
185	雷副教务长
188	“右派”言行
191	内定“中右”
193	“神仙会”
194	“文化大革命”
197	晚景无限好
199	“搞到法院,我政治上也没问题”——徐敦璋传略
200	垫江徐家
201	青少年时代
202	清华八年
204	留学欧美
206	执教平津
210	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
212	“你简直是贱卖”
213	执教云大
214	颠沛在重庆
217	在日本
220	非常混乱,非常痛苦,非常矛盾
221	漫漫回国路
222	重庆三月
223	“一切如梦初醒”
225	孩子参军
226	“通过土改和忠诚老实,我一定要站起来”
228	在北京政法学院
230	哭着说“搞到法院,我政治上也没问题”

- 231 内定不戴帽“右派”
- 233 早逝
- 234 **“老学究遇到新问题”——曾炳钧侧影**
- 234 三岁丧父，十余岁丧母
- 236 清华四年
- 238 社会调查所
- 239 哥伦比亚读博士
- 241 曾炳钧与胡适
- 242 一波三折回国路
- 244 从学界到政界
- 247 执教武汉大学
- 248 曾炳钧教授的木箱
- 249 亲历“六一惨案”
- 252 再回清华
- 253 很努力地想跟上形势
- 254 参加土改
- 255 思想改造
- 256 “老学究遇到新问题”
- 257 学习与自我批判
- 259 走进新时代
- 261 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讨论
- 263 反“右”前后的内心世界
- 264 改变
- 265 曾炳钧的“检查”
- 266 曾炳钧的茫然
- 268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四篇文章

271	回归
273	八十岁时入党
275	晚年曾炳钧
278	四十四年非,重新活——费青的困惑
279	费氏三兄弟
280	大革命时代
282	为共产党人辩护
286	与张君勱的交往
287	认真准备公费留学考试
288	在德国拜谒施塔姆勒
292	在德国的朋友圈
294	执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
295	拯救东吴法学院
299	逃离沦陷区
302	陪都重庆
304	亲历“一二·一惨案”
308	人民立场看宪草
310	复员北平
311	主编《中建》
313	费青与美国人
315	与张君勱之子的对话
316	走进新时代
319	北大课改
323	与潘汉典的交往
323	离开北大
326	四十四年非,重新活

- 331 “像一个有病的人求医生看病”
- 334 北京政法学院的费教务长
- 335 费青之死
- 339 **“党今是而昨非”——黄觉非的轮廓**
- 340 模糊的黄觉非
- 340 “党今是而昨非”
- 341 从学界到政界
- 343 回北平
- 344 回归学界
- 345 被管制的黄觉非
- 347 前进
- 349 北京政法学院
- 349 “错误”言论
- 350 黄觉非之死
- 353 迟来的追悼会
- 355 **“挖地挖不出宪法来”——戴克光的剪影**
- 355 少年戴克光
- 357 在清华
- 358 在清华加入国民党
- 360 清华助教
- 361 在伦敦
- 364 走马灯似的换工作
- 367 四川大学庚款讲座教授
- 367 中国行政学会

368	巡视党务
370	执教中央大学
371	监察院参事
372	江苏学院
377	车站事件
379	戴克光的天真
380	执教政治大学
381	在上海静待解放
382	边学习边改造
386	来到北京政法学院
388	“肃反运动”
389	反“右”
389	既然已经跃进了,何必还要“大跃进”?
391	转行
392	“戴老头是来休养的吧!”
393	“文化大革命”
394	戴克光之死
396	“生于宣统二年”——于振鹏的背影
396	“我应该是北京人”
398	求学时代
399	北京法文专门学校
400	中法大学
402	留学法兰西
405	求学巴黎
407	在国联工作
409	重回法国

411	漫漫归程
412	在昆明
413	入党与脱党
415	兼任中法大学训导长
416	担任云大法律系代主任
420	随中法大学复员
421	再回昆明
424	“在学问上显一手才能立足”
425	走,还是不走?
426	等待解放
428	设法认识共产党
429	“我觉得干不了”
430	清华法律系的停办
432	边工作边学习
433	革大学习
434	开设“政策法规”课
435	土改
437	“洗澡”
438	院系调整
439	“生于宣统二年”
440	划为“右派”
443	旧法风骨今安在? ——代后记